

时间停止的
校园

冷たい校舎の

時は止まる

Tsujimura
Mizuki

(日)
辻村深月
著

吕灵芝
译

辻村深月

时间停止的校园（下）

（日）辻村深月 著
吕灵芝 译



TSUMETAU KOU SHA NO TOKI WA TOMARU JYOU, TSUMETAU KOU SHA NO TOKI
WA TOMARU GE

© Mizuki Tsujimura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间停止的校园: 全2册 / (日) 辻村深月著; 吕灵芝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133-1910-2

I. ①时… II. ①辻… ②吕…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3581 号



时间停止的校园 (上、下)

(日) 辻村深月 著; 吕灵芝 译

责任编辑: 邹 璠

特约编辑: 赵笑笑

封面绘图: 李思思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20.25

字 数: 326千字

版 次: 2015年11月第一版 201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910-2

定 价: 58.00元 (全两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 | | |
|-----|--------------------|
| 1 | 第十章 夸耀不幸 |
| 40 | 第十一章 CRAZY FOR YOU |
| 90 | 第十二章 深红 |
| 113 | 第十三章 我在这里 |
| 141 | 第十四章 HERO |
| 209 | 第十五章 倒数 |
| 224 | 第十六章 解决篇 |
| 239 | 第十七章 时间停止的冰冷校园 |
| 268 | 第十八章 雪停了 |
| 281 | 第十九章 只有一个 |
| 303 | 尾声 |

第十章 夸耀不幸

桐野景子深吸一口气，环视房间四周。

油画颜料的潮湿气味，整齐排列的画板。摆放着美术书籍的书架上，几个无名模特的石膏像正以空洞的眼睛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

尽管心里清楚这么做毫无用处，景子还是叫了那个名字。

“清水。”

昏暗的美术室中，无人应答。

景子走进美术室，打开灯。在荧光灯的照射下，石膏像的脸白得扎眼。走到美术室中央，景子停下了脚步。

房间一角的画架上摆着画布。前方还有一张椅子，仿佛刚才还有人坐在上面。白色画布上画着什么东西。

景子走过去，仔细端详起上面的画，随后长叹一声。

一个穿着青南制服的女学生，在画布上背对着景子。

女孩儿扎着整齐的双马尾，蹲在地上，紧紧抱住膝盖。背景全白。她独自蹲在空无一物的虚空中，背对着观众。那个背影似曾相识。

从背后隐约可见的手足透出不自然的苍白，关节接合处也呈现出奇怪的角度。那是一具人偶的画。

人偶背对着她。尽管只是画出来的假人，还是能看出肩膀十分紧绷。景子看不到人偶的脸。

景子用手缓缓描绘着画布上的人形，低声呢喃。

“清水……”

(一)

“昭彦。”

玻璃窗上结了一层薄冰。鹰野透过那层薄冰看向窗外，叹息一般低声道。

保健室正对着的窗外有一丛早已不陌生的灌木，灌木阴影下赫然有一团鲜红的积雪。他的目光仿佛被吸住，无法移开视线。人偶高举着煞白的手腕，上面包裹着绷带。看着从绷带里渗出的血，他忍不住想要逃离。

“他突然就、从上面、掉下来……”

深月几乎说不出话来，只能一点点吐出简单的词语。她蹲在地上，靠在景子怀里，双手剧烈地颤抖着。

“那个……是真的吗？那是昭彦吗？”

“我去找过了，没看到昭彦。跟充那次一样。”菅原烦躁地回答。想必他为了寻找昭彦，从一楼到三楼跑了不少路吧。此时连制服领子都被扯开了。由于怒火上涌，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

“还有清水呢？”

“我在美术室里找到了，你们都看过了吧？”景子回答了这个问题。

题，“那幅画里的人偶，我觉得应该就是清水。毕竟，她那么喜欢画画。”

“会不会是清水同学自己画的呢？”

“不知道。那幅画里的人偶是背对着我的，我觉得如果是清水，完全说得过去，因为她那个人实在太独立了，搞不好早就跟我们划清界限，一个人烦恼了很久。”

美术室里的诡异绘画。想到这里，鹰野不由得心里一阵抽痛。

就在刚才，清水还跟自己在一起，两人聊了彼此的志愿，她还为体育祭的事情感谢了鹰野。就连她的声音，鹰野也还记忆犹新。

（因为我一无所有……）

身穿制服、背对着他们蹲在地上的人偶画像。莫非那是她自己吗？

“清水同学刚才还跟我在一起。真的就在刚才。她到楼下遇见我，就跟我聊了几句，然后我就去食堂了。”鹰野扶住额头，沉痛地说，“后来我听到什么东西掉落下来发出一声巨响，紧接着是深月的惨叫声和钟声。这时我才发现事情不妙。为什么清水同学和昭彦会……”

“是谁真的有所谓吗？反正我们到最后都会变成那样。”景子冷冷地说。她知道自己的话让现场的气氛瞬间凝固了。于是她漫步到窗边，表情阴郁，自暴自弃般说了下去。

“难道不是吗？把我们召唤到‘这里’来的人恨不得我们全都死掉。虽然在这里死去有可能是回到‘现实’的方法，但至少有一点已经很清楚，不是吗？自杀者憎恨我们。对我们表现出了明显的敌意。他不可能让我们活下去。”

尽管景子声音冷静，听不出绝望，但她还是露出了自虐般的笑容。

“我们会被杀光。”

“景子同学。”

“既然如此，死就死吧。可至少我要听到理由。要抱怨就直接对我们说。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说完，笑容瞬间从她脸上消失了。众人陷入沉默，没有一个人说话。景子刚才那些话让鹰野心中一片骚动。

反正我们最后都要变成那样。

尽管他也有一些预感，但真正被人说出口后，他才感到其中的沉重。

“我认为五点五十三分是个关键。”鹰野低着头说，“昭彦掉下来的前一刻，深月看过表，当时她还以为时间又停止了，对吧？那是自杀者一跃而下的时刻。时间开始流动后，每过十二个小时校园里就会响起钟声，同时也会有人消失。我认为这可能是某种规律，但那并不代表存在消失的顺序。下次谁会消失？几个人会消失？这些我们都无从得知。现在我们只掌握了一点，那就是五点五十三分再次到来时，必须非常谨慎。”

这明显是恐吓。鹰野皱着眉，紧咬下唇。

一定会有事发生，下次可能会轮到自己，现在他们得到的所有信息全部化为肩头沉重的负担。他不禁抬头看向墙上的时钟，现在是六点三十分。

寂静的房间中，梨香突然抬起头来。

“自杀的人，是谁？”

她低声说了一句，绝望的双眼凝视着众人。她询问的声音嘶哑，可是没有一个人回答她的问题。

梨香烦躁地继续道：“梨香道歉还不行吗！你就是想要我们道歉，对吧？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梨香道歉就是了！所以求求你，把大家放了。快让大家从这里出去啊。你到底是谁？！”

“可能在原来的世界里，我们都没产生过罪恶感，所以现在没办法马上想起来。梨香，你先冷静点。”鹰野劝道。

梨香突然闭上嘴，气呼呼地把头歪向一边。她两眼通红，仿佛为了不让大家发现，她头也不回地小声道：“小菅，别抽烟了，你身上的烟味很讨厌。”

见梨香头也不回地对菅原说话，鹰野看了菅原一眼。原来他手上夹着一根万宝路，正掏出打火机准备点火。听了梨香的话，菅原略显无力地说：“多管闲事。你不是从来都不介意的吗？榊君抽再多你还不是一直黏着他。”

“榊君不一样啊。而且我现在很烦。”

“深月现在也不太舒服吧？”

被景子一说，面色苍白的深月点了点头。到了这个份上，菅原实在无法反驳，只好啧啧一声，极不情愿地把烟放了回去。

“我只有抽烟才能镇静下来。你们总是怪我，可也要为想抽烟的人考虑一下嘛。”

“你说，榊现在在哪里呢？”

抽烟的话题让景子想到了榊，她突然问了一句。

鹰野反问道：“在哪里？”

“我刚才就一直在想，如果那起自杀事件的责任真在我们身上，那榊不可能毫无关系啊。然后我就想不通了，为什么榊不在这里？”

“因为他不是学生吗？”

“太奇怪了。难道只有学生才能进入这里吗？”

“确实。不过榊也有可能毫无关系。就算我们关系再怎么好，他毕竟还是老师，跟我们不一样。假设害那人走上自杀道路的只有我们几个，那也不奇怪。”

“可梨香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劲。”梨香插嘴道，“我们根本一点头绪都没有，所以能想到的线索自然很有限啊。既然我们都毫无头绪，那不就意味着那个人从一开始就怀着导致自杀的心病嘛。所以梨香觉得，所谓的‘我们的责任’，会不会是明明跟他待在一起，却没有发现那人的烦恼呢？”

受到梨香的启发，鹰野脑中突然闪现出疑似清水所绘的那幅画的景象。不向任何人倾诉烦恼，独自转身不愿回头。充和昭彦也是一样，自己到底有多了解他们呢？

景子点点头，接着梨香的话说：“没错，我也想到了这一点。那个人肯定在我们之间越来越没有存在感，让他感到无比寂寞。这种可能性确实很高。”

“说白了这不就是迁怒嘛。”

“菅原，我理解你的想法，可那个人已经死了，不是吗？就算想迁怒，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无法实现的。因为那家伙已经没有‘将来’了，只能纠结于过去的怨恨。”

景子说到这里停顿了片刻。不一会儿，她又低声继续道：“所以我才觉得奇怪。如果说我们没有帮助他，没有发现他的烦恼，那榊应该也一样。更何况他还是老师，如果要迁怒，应该迁怒到榊身上才更说得通。可现在榊却不在这个空间，这让我很难理解。”

“这样想也确实有道理。”鹰野微微点头道。

可就在此时，他猛地停了下来，感到某种异样。虽然一时无法辨明究竟哪里异常，但就是有种不太对劲的感觉。直到他瞥见面带愠色的菅原，才终于发现异样感来自何处。

“等等，还是太奇怪了吧？”

“什么？”

鹰野认为菅原是个十分重情义的人，一旦将某个人视为朋友，就会处处替人着想。对待深受厌食症之苦的深月是如此，担心一个人冲出教室的梨香、紧随其后时也是如此。而且，不只菅原，鹰野认为自己也不是一个薄情的人。

梨香在桝桌上看到的照片，那张照片里的他们都面带笑容。

“刚才景子同学说，我们可能没有及时对某个人给予帮助，甚至慢慢遗忘了那个人的存在，但实际问题是，那起自杀才刚过去两个多月，我们真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打击中恢复吗？那种事怎么可能轻易忘却呢？难道我们都是这么薄情的人吗？比如现在，假设我们中间有个人死了，我就肯定没办法很快忘却的。”

为什么？鹰野心中有个声音继续追问道。他想不明白。太奇怪了。鹰野等人从朋友死去的打击中恢复得实在太快了。

没有人回答他心中的疑问。近乎刺耳的静寂。打破沉默的是一声呢喃，那个半带哭腔的声音让鹰野猛地抬起头来。是深月。

“我……”

“深月？”

“不是我！！”

歇斯底里的声音。深月说完马上低垂着目光，用力摇头。她的双肩也在虚弱地颤抖。

“我一直在想，有没有可能……自杀的人是我。因为小春那件事……大家也都是这样想的，对吧？但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不愿意去想自己是否已经死了。我没有。不是我！！我一定不会做这种事的。”

“深月……”

“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是昭彦先发现的啊！有段时间我还很害怕上学，可昭彦会陪我一起回家，听我倾诉……我不可能对昭彦做那

么过分的事情。还有清水和充君也一样。所以不是我。自杀的人不是我！！”

鹰野一时惊得无言以对，只见深月再次捂住脸，难以抑制地啜泣起来。鹰野实在看不下去，忍不住把目光从深月身上移开了。窗外赫然竖立着那只包裹着白色绷带的手臂。昭彦被烫伤的右手。鹰野沮丧地低下了头。

昭彦，清水，还有他们，到底对谁做了什么？

(二)

十月十三日，学园祭结束后的第二天。

那天早上，他们应该把学园祭模拟店的布置都清理干净。可是刚走出体育馆，就发现校园里挤满了记者。

将媒体拒之门外进行的全校大会上，校长板着脸发表了讲话，学生会会长諏访裕二也进行了悲痛的演讲——全是纸上谈兵，毫无内容和现实感。校长和裕二其实都没有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鹰野也一样。

他想跟裕二谈谈。

可是裕二却因为学生会会长的身份不得不继续忙碌，直到近两周以后，鹰野才找到机会跟他好好交谈一番。当时已是冷风初起的十一月上旬，鹰野穿上大衣准备回家时，裕二出现了。二班教室里已经没有别的学生了，只剩鹰野一个人。

他看着突然出现的裕二，感觉他比学园祭前憔悴多了。

“太好了，你还在学校呢。鹰野，我们一起回家吧。”

“可以啊……裕二，你今天又留下来了吗？”

“是啊，县里的教育委员会来找我。”

关掉灯来到走廊，周围已是一片昏暗。

“去吃饭吧。”说这话的裕二看起来有种莫名的虚弱和无助。鹰野点点头，考虑要先跟裕二说些什么。可他总觉得无论说什么，话到嘴边都会变得苍白无力。他知道自己不得不说些什么，可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恐怕裕二也一样吧。这一共识让他们之间的气氛多少有些尴尬。

直到他们离开校园走上大路，鹰野才终于下定决心开了口。

“真辛苦啊。”

此时鹰野仍记得那天刺骨的寒风。裕二走在他旁边，目不斜视。一边走，一边十分简短地回答：“你也是。”

“跟你比起来我不算什么。没问题吧？”

“嗯，比前段时间好多了。还有很多人来帮忙，而且我不会被追究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讲，榭老师才是最痛苦的，毕竟上头本来就对他评价不高。比起自己，我还是更担心他，他怎么样？”

“很疲劳。”

这几天，鹰野跟榭也没说上几句话。聊到这里，他不禁想起总是以一种淡然态度完成授课及其他工作的榭。他最近越来越沉默，跟学园祭之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他并不去反驳针对自己的责骂，而是诚恳地道歉，态度大方坦诚，这更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对其恨之入骨。

“榭的态度让我很佩服。他挺直腰杆直面问题，没有半点逃避。而且我认为，他心里明白那件事根本就不怪他，同时也明白道歉是自己唯一的选择。”

“嗯。不过要是我，可受不了。”裕二边走边说。鹰野也点头赞同。

“榭说自杀学生的父母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而他则主动承担了那个角色。虽然直到现在都不知道那个人的自杀动机，可他毕竟没能及时发现苗头。”

“那个学生没来求助老师，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啊。”

裕二的话有时候听起来十分冰冷。作为一个成绩优秀、在学生会十分活跃、大家公认的“能干”的人，他说出来的话偶尔也会十分尖刻。

“这种话虽然不能大声说出来。”裕二先声明了一句，才继续说道，“可我认为自杀也是一种寿终。即便身体没有衰败，可那人的灵魂已经失去了所有生命力。榭老师肯定会一直放不下那样的人。”

“你有可以对他们置之不理的自信吗？”

鹰野为何会问这个，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只是裕二当时脸上严峻的表情，至今仍清晰地镌刻在鹰野脑中。

“我有。难道鹰野没有吗？”

(三)

鹰野离开窗边转过身，发现梨香正靠在墙边。

她穿着褐色大衣，靠在冰冷的墙上，仿佛在等待鹰野发现自己。两人一对上视线，她就一言不发地走了过来。

在二楼走廊仍能清楚地看到昭彦的那只手。梨香看着窗外，喀拉喀拉地拉开了玻璃窗。刺骨的冷风拍打在鹰野的脸上。

梨香小声说：“充消失前跟梨香说过一小会儿话。”

鹰野闻言盯着梨香的脸色。见她的目光落在昭彦的身体周围，鹰野便也低头看了过去。染红的积雪渐渐被刚落下的雪花覆盖，连昭

彦高举的指尖仿佛都要从视野中消失。一副非常缺乏现实感的光景。

“他见梨香很失落，就说别担心榊君，这肯定不是榊君干的。”

“真像充的性格。”

“鹰野，充死了吗？还有昭彦，清水，他们都死了吗？”

突如其来的问题让鹰野猛地吸了一口气。他发现梨香看自己的眼神中带着一丝祈求。就算不抬头看，他也知道梨香已经快哭出来了。窗外灌进来的冷风夹杂着雪花，在鹰野脖颈间留下一丝冰凉。他眨眨眼睛，觉得墙壁和地板，甚至他自己，都要冻结了。

他知道自己必须说些什么，却不知道如何组织语言。

“我也不知道。”

好不容易挤出一句话，却连自己都觉得毫无用处。可是现在无论说什么，最后的结果可能都一样。面对那个从楼顶坠落的人偶，鹰野的想法不过是毫无意义的挣扎罢了。

梨香垂下头，紧咬着下唇。

“难道真像小景说的那样，大家都会死吗？难道是我们这些人害那家伙自杀的吗？”

“我不知道。”

鹰野重复着同样的回答，缓缓抬起头。在毫无头绪的茫然中，只有一点是明确的——事情不会就此结束，下一个五点五十三分一定会发生什么。

那个人自杀的日子，现在想来竟遥远得不太真实。那件事之后，他们究竟想了什么、做了什么？难道他们真的决定把自杀者完全抛在脑后，全身心地投入复习考试了吗？

梨香靠在窗边，转头看着鹰野。

“梨香可以理解深月的心情。如果我是她，我也不会对昭彦做那

种事。”

“嗯。”

“我觉得昭彦是个善解人意的人。深月真的被他救赎了。她当时不是都快要崩溃了吗？太可怜了。梨香跟春子关系不错，所以听说那件事后心情挺复杂的。不过我还是认为，春子有点过分了。”

“最严重的时期应该是二年级期末吧。”鹰野边回忆边说，“已经过去快一年了啊。如今发生了这种事，我才会想起深月和春子事情，否则早就忘掉了。如果说深月为了那件事而死，我确实会有点‘事到如今怎么可能’的感觉。”

“嗯，那次以后春子和深月都把对方彻底无视了，连旁人看着都不忍心。那个样子不像两人假装没有闹过矛盾，而是假装之前根本没当过好朋友。我觉得她们都已经不太在意了吧。感觉像深月和春子都各自交了新朋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虽然我们都想到了春子和深月的矛盾，可事情发展到了现在这个状况，应该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吧？尽管双方心里肯定都有阴影，也多少会有些不舒服，但最糟糕的阶段早已过去了。”

“我和昭彦的猜测是，春子同学在学园祭那天对深月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鹰野摘掉眼镜，一边擦拭上面的雪片一边说。

鹰野只对昭彦说过自己对那天的记忆。裕二把他叫住，说：“鹰野，深月在找你。她一脸苍白，拼了命地在找你，你见到她了吗？”他记不清当时的时刻了。还有，后来他究竟有没有见到深月呢？

深月现在能好好吃饭了。跟一年前相比，脸色和体重都恢复了许多，想必她已不想再与角田春子和好如初了。当初深月对自我的嫌恶，应该自然而然地转向了角田春子。那样恐怕是最好的。鹰野和昭彦一直希望她能这么做。希望她开始讨厌春子，并逐渐恢复起来。

“我也不认为深月会毫无缘由地继续纠结一年前的事情。如果深月那天真的做了冲动的事，肯定是因为当天发生了什么吧。就算她已经不再介怀，也有可能因为春子同学的一句话而再次回到当时最痛苦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的闪回。”

“嗯，话是这么说。确实，就算已经忘掉了，有些事情还是会因为一些特殊的契机突然回想起来，从而陷入不安和绝望。梨香也有过那种经历。不过梨香想起来的全都跟男人有关。”

鹰野用手指擦拭眼镜表面，看着梨香，她的脸显得有些模糊。只听她用淡然的语气继续道：“比如初中交往过的男朋友。本来以为自己已经完全忘掉了，可是只要在街上看到一个背影与他相似的人，还是会一整天都没干劲。说不定深月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鹰野擦掉镜片上的雪花，重新戴上眼镜。随后再次看向梨香，发现她的目光已经落在了远处。

梨香继续道：“据说抑郁症这种东西，在从最低潮渐渐恢复的初始阶段其实是最危险的。我好像从什么地方看到过，说这一时期才最应该关注。不过梨香觉得昭彦和鹰野肯定不会放松警惕。嗯，而且梨香也一直在关注深月。”

梨香竖起大衣领子，挺直了小小的身躯。

“其实一年前，梨香和小景一边帮深月解决心理问题，另一边跟春子也相处得很好，当时深月可能挺受不了的。梨香跟两个人的关系都不错。虽然称不上不甘心，但梨香和春子说话时深月还是会很羡慕地看着，后来我有点在意了。榊君也没有彻底站在深月那边，不是吗？他不但没有责备春子，还很小心地照顾她，尽量不让春子被孤立。梨香看在眼里也觉得有点不舒服。榊君毕竟是老师啊，为什么不能居高临下地把春子骂一顿呢？”